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3623
29 January 1996

CHINESE

第三六二三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96年1月29日星期一,下午3时55分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 约翰·韦斯顿爵士

成员国: 博茨瓦纳

智利

中国

埃及

法国

德国

几内亚比绍

洪都拉斯

印度尼西亚

意大利

波兰

大韩民国

俄罗斯联邦

美利坚合众国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勒格瓦伊拉先生

塞亚尔先生

秦华孙先生

埃拉拉比先生

拉德苏先生

鲁道夫先生

洛佩斯·达罗莎先生

马丁内斯·布兰科先生

维比索诺先生

卡萨尔迪先生

弗洛索维斯先生

朴先生

什库尔科先生

奥尔布赖特夫人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在本记录印发日期后的一个星期内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C-178)。

下午3时55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布隆迪局势

1995年12月29日秘书长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995/1068)

1996年1月16日秘书长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996/36)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谨通知安理会我收到了布隆迪代表和扎伊尔代表的来信。他们在信中要求邀请他们参加对安理会本议程项目的讨论。按照惯例,并征得安理会同意,我建议根据《宪章》有关条款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邀请这些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邀请,特伦斯先生(布隆迪)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卢卡布·哈布吉·恩扎吉先生(扎伊尔)在安理会会议厅一侧为他保留的席位上就座。

主席(以英语发言):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项目。安理会是根据其先前磋商中达成的谅解开会的。

安理会成员面前有文件S/1995/1068和S/1996/36,其中载有秘书长1995年12月29日和1996年1月16日分别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两封信的案文。

安理会成员面前还有文件S/1996/56,它载有安理会在先前磋商过程中准备的决议草案案文。

我还要提请安理会成员注意文件S/1996/40,它载有1996年1月18日布隆迪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的案文。

第一位发言人是布隆迪代表,现在我请他发言。

特伦斯先生(布隆迪)(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谨感谢你,主席先生,在我同你一起开的许多会议期间你给予我的特殊待遇。这是传统的文雅的英国外交彬彬有礼、文明和有效性,这是任何职业外交家的关键品质。我还要忆及我同你的前任谢尔盖·拉夫罗夫大使,感谢他上个月使我受益于同样的特殊待遇。

由于这是今年我第一次在安全理事会正式发言,我有幸祝贺新成员智利、埃及、几内亚比绍、波兰和大韩民国。埃及是唯一讲阿拉伯语的安理会成员,我们认为象通常一样,可以指望它讲非洲的政治语言。

(以法语发言)

到现在几乎两年以来,安全理事会一直在对布隆迪进行长期认真的思考。提出了许多有关我国的报告。这是第一次对布隆迪进行的公开辩论,因此我借此机会谈一下我国政府对事实情况的看法。

第一,关于决议草案,我要说的是,布隆迪政府完全有权从提案国了解案文的确切意思,在我们看来,第8段(a)造成了一些混乱,可以有各种解释。在我对案文进行深入谈论之前,我请求各位成员在我发言期间准备其反应,以免产生疑虑。因此我暂时将这个问题谈到此为止。

事实上,在总的局势的确严重并引起关切的同时,安全局势同前几个月相比,有了明显进步;有许多事实支持这个结论。先前,在市场上向路过者扔掷手榴弹,这并非出于自卫或任何政治原因这样作,而是由于一些人大肆进行盗匪活动。执法和治安部队几个月前制止了这点。长期以来,武装匪徒在首都好几个区进行恐怖行动。根据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的命令,军队摧毁和击溃了这些恐怖分子。

国民军的袭击攻占了首都附近森林里的武装土匪赖以藏身的庇护所,这些武装部队惯于杀害过路人和掳取他们以索取赎金。

较早时候,在与扎伊尔相邻的锡比托克省汇集了三类恐怖主义分子--布隆迪武装匪帮、前卢旺达部队及Interahamwe,他们是1994年恐怖行动中那些人的反宗教力量。在过去几个星期里,国民军削弱了这三类邪恶的捣乱分子。这些垂死挣扎的人

现在只能进行一些零星的袭击,倒不是为了保住尊严而作战,而只是为了抢劫,以便在无任何势力实施秩序的某些地区生存下去。人们强烈要求派驻军队,上星期前往该省访问的一名部长的报告中谈到了这一点。

这些袭击犯躲在我国东北部的难民营里,他们向保安部队开枪,企图制造恐怖,但营里的保安部队已消灭或赶跑了侵略者。不幸的是布隆迪危机中的这个事件导致了卢旺达难民大批涌向坦桑尼亚。该军事区域的指挥官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专员办事处)的代表发表了一项联合声明,表明他们要努力劝说难民返回自己的营地。

武装集团头子恩迪安戈马遭到自己本县和自己伙伴的高声唾弃,他们促请电台和电视宣布他们不再与他站在一起。这种社区一级的集体请求已正式向政府提出。

过去两周内,政府全体人员,即总统、副总统和25名部长,走遍了15个省和114个社区,使人们进一步支持公共行政当局和保安部队反对暴力狂热分子的运动。在整个共和国境内安全已得到保障的最突出的例子是,所有这数百名政治、行政和军事当局人员没有受到这些武装匪帮的任何攻击。简单地说,没有报告说他们在114个县内的旅行中或在公众会议上遇到任何危险。

在整个政府讨伐这些武装匪帮的运动中,斯尔维斯特·恩蒂班吞干亚总统于1996年1月28日星期日在我国北部的基龙多省召开了一次公众会议。他的讲话强调

“迫切需要在民众、行政当局和治安部队之间进行合作。”

他借此机会再次感谢治安部队为打击这个地区的敌人作出的努力。陪同他的有国民议会议长和弗德布(FRODEBU)党主席。他是总统运动的领导人。

国际上对国际人道主义组织的安全受到威胁形成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根据这些看法,一个技术性特派团将迅速前往布隆迪,评估对联合国人员和设施的威胁。在危机持续的28个月里,没有任何联合国人员因保安不足而受害,联合国系统在布隆迪境内的许许多多建筑物中没有任何办公室遭到破坏。

国际上的普遍舆论以及特别是安全理事会内的舆论充满了关于布隆迪即将出现

大灾难的消息。从1996年1月18日的信中引言部分段落可清楚地看出,危机很严重,这是事实。这封信是答复秘书长1995年12月29日、1996年1月3日和1996年1月17日三封信,向安全理事会主席报告我国的正式立场。然而危机远远没有达到造成大灾变的地步。确实,武装匪帮威胁要破坏人道主义组织的工作。

对秘书长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的反应是,新闻荒诞宣传排山倒海地压向布隆迪。汤姆斯·弗里德曼在1996年1月24日《纽约时报》上发表的文章就是这种反对我国的有系统宣传运动的典型例子。作者耸人听闻地以“下一个卢旺达——站在深渊边缘的布隆迪”作为他的文章的标题。在利文斯通和斯坦利于1871年在布隆迪首都效外历史性地会晤125年之后,作者摆出一副“未知土地”的新探险家的样子,在他的文章里不仅塞各种谎言,还塞进各种无稽之谈。他声称有15%的图西人和85%的胡图人,然而我们清楚地记得,与其他国家不一样,布隆迪从未对其国民进行过这样的人口普查。在另一段中他声称,胡图叛乱分子占领了部分领土,而事实上这些叛乱分子和武装匪帮连一平方公里也没有占领。他还在另一段中声称奥尔布赖特夫人——说太阳,阳光到,我看到她正进入会议厅——与布隆迪军队的将军会晤。我向全世界宣布,布隆迪没有将军,除非是为了欢迎奥尔布赖特夫人的访问提升了某人。

我谈谈政治动乱问题。几个反对派政治运动撤回了对共和国总统的信任,一些工会号召在首都罢工,他们把持续缺乏安全归咎于政府不够坚定。这些行动要求国家元首辞职。另一方面,三个反对派政党不再支持对共和国总统的攻击,罢工只得到微弱的支持,并只持续了几个工作日。

我强调政府、各方及其领导人的积极方面还有一个原因:即这样做十分及时,而且我愿意表明,安全理事会、秘书长及其特别代表、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欧洲联盟、朱利叶斯·尼雷尔总统、吉米·卡特总统和阿马杜·图马尼·图雷总统、德斯蒙德·图图主教和所有其他协调者都取得了成功。他们仅仅需要善意地妥善利用这些成功,以便完成安全理事会今天在这项决议草案中赋予安全理事会的崇高和明智使命,即:

“推动全面政治对话,以期促进布隆迪的民族和解、安全和法制”。(S/1996/56,第2段)

协调者至关重要的作用落到了大湖区域国家头上。矛盾的是,外界某种新的政治办法有可能使布隆迪和整个区域失去最能为解决布隆迪各派间冲突作出广泛贡献的政治家:蒙博托·塞塞·塞科先生阁下。蒙博托总统由于享有个人威望并具有崇高政治地位和渊博的政治经验,因此确实擅长各类区域、非洲和国际事务--而无论其诋毁者是否同意。因此,试图疏远和排挤蒙博托先生这样有地位的政治领导人--他还是一位尽管遇到暂时问题但仍领导着这样一个天赋资源极为丰富的如此庞大国家的领导人--既不现实,也不符合国际法准则。不现实是因为使政治领导人和国家接受民主理想的最佳方法,是给予他们进入民主中心的机会,并为他们同熟悉和奉行该政治制度理想和原则的外国人士直接个人接触提供便利。不符合国际法是因为任何政府都无权要求所有国家照搬外国的民主程序:民主化建之其上的现实情况各国都不尽相同。让我们考虑这样一种假设,即扎伊尔政府根据对等原则作出反应,禁止制定类似措施的国家国民进入其领土。这将是一种使此类措施制定者自作自受的严峻情况。

最后,布隆迪赞成明智民主高于一切。我在1996年1月18日向安全理事会主席通报布隆迪政府官方立场的信中,曾强调必须保护联合国的荣誉和威望。我今天必须重申,制定和提议采取主动行动的各机构和各决策机构所面临的主要任务,是使联合国成为防止失败和防止伴之而来批评的一种强大盾牌。因此,对联合国各层主要角色来说都极为重要的是,确保本世界组织成功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要有能力使外交优先于军事行动,并制定同问题相称的解决办法。保护联合国及其最有威望的机构安全理事会不因受挫折而价值下降必须成为人们优先关心的问题。

为了缓和布隆迪危机,必须强调明智外交优先于军事干涉:军事干涉几乎在所有案例中都不过是一种减轻外交失败的手段,即承认外交投降。我们可以从广义上讲,选择外交解决办法并因此重新启用象塔里昂、拉尔夫·邦奇、纳尔逊·曼德拉、亨

利·基辛格、亚西尔·阿拉法特、伊扎克·拉宾这样的人士,换言之,选择在必要时能够创造政治和外交奇迹的天才,完全符合安全理事会的利益。

我愿指出,如果解释该决议的方法看似惩罚布隆迪或破坏其国家主权,我将不得不要求就该决议草案发言。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布隆迪代表对我所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扎伊尔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卢卡布·哈布吉·恩扎吉先生(扎伊尔)(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由于这是我国代表团第一次在你的主持下向安理会发言,我们愿同其它代表团一起祝贺你本月担任这项工作。我们还愿就你的前任俄罗斯联邦常驻代表指导1995年12月安理会工作的方式向他表示感谢。

让我还向安理会新成员:智利、埃及、几内亚比绍、波兰和大韩民国表示祝贺,它们皆为我国友邦。我们欢迎它们加入安理会,我们将依赖它们。

我国代表团要求参加安全理事会对其面前这项决议草案的审议,因为我们认为,安理会面前从事的工作有益于缓和大湖区域普遍存在的紧张局势。我们赞扬安理会所有成员采取目前的主动行动。

我们必须祝贺秘书长在这个问题上坚韧不拔并洞察秋毫。

布隆迪局势要求国际社会采取有力措施。我们不能自欺欺人:问题的确存在。我们必须接受这一点并设法解决。当然,布隆迪局势十分复杂,但不能脱离其邻国之一境内普遍存在的局势加以处理。

因此,扎伊尔认为,今天摆在安理会面前的决议草案是适用大肆夸耀的预防性外交的一个重要步骤。扎伊尔赞同要求布隆迪各派真诚适用、执行和遵守1994年9月10日的《施政公约》,该公约是布隆迪人民为帮助其国家摆脱这场长期危机所自由制定和商定的纲领。

但是建议的解决办法对于给布隆迪人民带来他们所希望的和平都已经证明是不够的。根据这一对失败的承认,扎伊尔强烈支持我们面前的决议草案,而且我们认为

这个解决办法如在以前采用,本来可以拯救数以千计的死去的人命。

根据我们面前的决议草案,它“请秘书长酌情与非洲统一组织和有关会员国协商,考虑还需要采取哪些预防措施以免局势进一步恶化,并酌情制订应急计划”(S/1996/56,第5段),扎伊尔正听候秘书长的吩咐,以便我们能同他更深入地探讨应提议哪些措施,而且我在这里确认,如果有计划要制订的话,我国将全力合作制订这些计划。

扎伊尔是大湖地区的一个重要伙伴,而且我们必须说在谋求解决这一地区危机的解决办法时,扎伊尔厌恶面临任何既成事实。关于决议草案第8段,该段设想根据《联合国宪章》采取措施,扎伊尔愿向安理会表示,如果根据有待秘书长提供的报告按照《宪章》第七章采取了这些措施的话,扎伊尔将尊重它们。

最后,让我说我们正处于和平很容易转化为战争、导致数以千计的人死亡的局势中。作为佐证,只要指出可以在该地区看到的好战倾向就够了。每一天都在进行杀戮。因此,应该由我们国际社会把这种和平强加给那些侵犯和平的人--如果有必要的话,通过使用武力。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扎伊尔代表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卡萨尔迪先生(意大利)(以英语发言):我谨代表欧洲联盟发言。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国、匈牙利、立陶宛、波兰和斯洛伐克赞同这一发言。

欧洲联盟对于布隆迪继续发生的暴力仍然深感不安,并希望能在该国恢复和解精神。欧洲联盟将继续支持联合国为解决危机进行的努力,并欢迎区域努力,尤其是非洲统一组织采取的行动。

欧洲联盟强调它愿意帮助布隆迪恢复,其具体办法是支持促进各派之间和平与和解的具体措施,根据政府公约的规定,这应由布隆迪当局执行。欧洲联盟谨指出,只有政治解决办法能永远结束该国的冲突。我们认为,探索每一个可以利用的谈判渠道是一个绝对的优先事项。

在这一阶段,国际社会需要采取协调行动重新发动政治对话和打破暴力和不稳

定的循环。我们重申我们支持增加在布隆迪的既是政治又是人道主义的积极的国际存在的想法。在这方面,非洲和其他地区的作为调解人或促成者的各位人士的作用是关键性的。

在布隆迪,有赞成对话的温和力量,应予鼓励。应说服较激进的力量对话是唯一可行的选择。应警告他们国际社会准备采取足够的措施以防止该国陷入混乱和无政府状态,并采取措施反对那些拒绝和平对话的个人。

对于布隆迪危机的加深有必要采取渐进的做法。在这一时刻,应以一切可能的手段支持秘书长特别代表、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欧洲联盟和政治人士的调解和促成行动。我们深信,增加对各方的压力也将有利于这些行动。

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准备通过的决议草案反映了有必要向危机的主角们发出一个强烈的警告信号:即安全理事会准备研究并最终强制执行具体措施,以控制局势的恶化并防止该国的进一步不稳定。

欧洲联盟重申它相信有必要要求在联合国和非洲统一组织主持下举行一次大湖地区会议,以找到这一整个地区的各种问题的全面解决办法。我还要指出,欧洲联盟正任命一位驻大湖地区特别使节,以增加其存在并对谋求和平持久解决该地区的许多问题作出更大贡献。

主席(以英语发言):布隆迪代表要求发言。我请布隆迪代表发言。

特伦斯先生(布隆迪)(以法语发言):在我开始发言时,我请求说明布隆迪的立场,因为关于第8(a)段我无法得到确切的解释。由于决议草案S/1996/56同布隆迪有关,我国政府有权要求案文的提案国说明其确切含意,以使布隆迪知道它在讨论的是什么。在布隆迪看来,第8(a)段可能有些混乱,而且可以作出各种解释。由于安全理事会支持政府公约建立的所有国家机构--因而首先支持政府--当政府正在作出超人的努力恢复和平与安全时,威胁要进行军备禁运将是矛盾的。

另一方面,安全理事会不仅会对那些破坏和平与安全以及所有狂热的暴力拥挤者采取威胁行动,而且还会立即颁布对所有非法武器的禁令,这样才是贯彻性的做

法。把政府与那些暴力拥护者一视同仁,并惩罚政府镇压不法之徒的决心,将是整个世界感到不解并激怒和进一步打击和平的捍卫者;它还必定导致那种我们争取避免的结局。安全理事会为了其信誉,应避免承担怪物的角色,并避免采取那些会侵犯布隆迪国家主权和违背《联合国宪章》的措施。

基于所有这些原因,我国政府吁请安全理事会修正有争议的段落。如果它不这样作,布隆迪将予以反对,并认为自己决不受所涉分段的制约。我们认为,这里存在着一种奇怪的荒谬现象。安全理事会在该决议草案中继续对我国政府要求联合国和国际社会予以援助的需求默不作声。1996年1月18日我代表我国政府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中罗列了这些需求。

诚然,决议草案的焦点在于在各政治伙伴之间重开对话。我国政府欢迎这一积极的做法。因此,我重申我国政府呼吁对有关

“禁止向布隆迪供应任何军火和有关物资”(S/1996/56,第8(a)段)进行解释。我们尤其强调这一段,因为对一个正努力建立和平与安全的合法政府及威胁和平的暴力制造者予以同等对待,是令人不解的。

主席(以英语发言):正如我在开始时所讲,安理会今天是根据在其先前的磋商中达成的谅解开会,正如布隆迪常驻代表早些时候慷慨指出的那样,这也包括同他进行的磋商。我认为,安理会在此阶段充分了解布隆迪常驻代表今天再次就此问题表示的观点。有鉴于此,我的理解是安理会准备就其面前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如果没有人反对,我将把决议草案付诸表决。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我首先请那些要在表决前发言的安全理事会成员发言。

勒格瓦伊拉先生(博茨瓦纳)(以英语发言):不管我们是否喜欢,布隆迪一些时候以来一直在流血。对于实际发生的情况,从布琼布拉先是听到先后矛盾的报告和否认,然而国际社会日益一致地评估该国令人恐惧和日益恶化的安全局势。

布琼布拉当局正日益感到难以保护其人民的生命,我们对此是同情的。政治领

导人和各党派互相指责对方“种族清洗”，而正如文件S/1996/36所载秘书长的信中明确指出的那样，他们自己承认该国正处于内战状态。恐怕势将摧毁国家体制的极端主义观点破坏了政治气氛，而政治对话的特点则是煽动仇恨与暴力。

博茨瓦纳对这种事态发展深感不安。我们确信：国际社会不能再被动地注视着正在布隆迪展开的人间悲剧。必须在政治和外交方面紧急采取一些做法，以制止这种局势以免其安全失去控制。

安全理事会将要通过的决议草案是直接和明确的。它呼吁布隆迪人民进行认真和有意义的谈判，结束无日无边的杀戮并创造有利于民族和解、民主与法制的条件。布隆迪人必须认真对待这一信息，并开始创造条件，使他们能够及时地进行全面的政治对话。

国际社会早已意识到，布隆迪人民无法自己取得政治谅解。联合国秘书长、非洲统一组织、欧洲联盟和1995年11月29日举行的大湖区国家元首开罗会议任命的促进者，随时准备帮助他们。布隆迪人民应利用这种国际诚意所提供的机会，促进民族愈合及和解、民主与法制。

决议草案执行部分第5段授权秘书长制定应急计划，以使安全理事会在该国安全局势有此要求的情况下作出及时有效的反应。国际社会、尤其是非洲统一组织的成员国必须在秘书长制订应急计划时向其提供一切帮助，但有一项谅解，就是国际社会不会把布隆迪问题留给非洲单独处理。

布隆迪局势威胁着区域和平与安全，因此要求安全理事会予以紧急注意。无论如何，被认为适宜在布隆迪采取的任何行动，都将需要提供非洲难以取得的大量财政和后勤支援。我们期待着执行部分第7段所指出的秘书长关于他同各会员国及非统组织协商的结局的报告。然而，正如执行部分第8段(a)和(b)明确表示的那样，安全理事会决不会等到了秘书长的报告才审议布隆迪的局势发展。我国代表团的理解决是：如有必要，每天都向安全理事会通报布隆迪的事态发展，以便能够按局势需要采取根据执行部分第8(a)和(b)段所设想的措施。

博茨瓦纳极度重视国际人员的安全,他们正在艰难的环境下进行值得赞扬的工作,向布隆迪人运送人道主义救援。文件S/1996/36所载的秘书长的信表明,任何打断运送人道主义救援的情况,都会给人的生命以及人口的迁徙带来深远的影响。因此,我们呼吁布隆迪政府与秘书长的安全问题技术特派团进行合作。该特派团工作的结果对持续进行人道主义行动十分重要,这种行动对布隆迪人民的福祉极为关键。

埃拉拉比先生(埃及)(以阿拉伯语发言):今天摆在安全理事会面前有关布隆迪局势的决议草案反映了国际社会对该国非常脆弱的局势的严重关注,该国是埃及的友好国家,同我国的关系渊远流长。

决议草案的通过将证实国际社会确实吸取了最近的过去的教训,相信预防胜于治疗:如果我们在正确的时机进行预防性外交,我们本可以避免大约两年来非洲大湖区遭受的那种灾难,而卢旺达仍然深受其害。

秘书长、他驻卢旺达的代表、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它的军事观察员、欧洲联盟和非洲及国际舞台的知名人士的努力,证实国际社会下定决心要防止近几年中几个非洲国家所发生的内部冲突的重复,它们破坏了国家的团结,使非洲人民无法把全部精力投入经济发展和走上进步的征途。

在这方面,埃及于去年11月29日在开罗担任了有关加强大湖区稳定的方式和方法的会议的东道主。

我们敦促各方,作为全国对话能够开始的必要条件,实行克制和不要采取任何暴力行动,为了实现布隆迪的全国和解、安全与民主,社会的各阶层将参加这一对话。我们希望,秘书长将根据决议草案执行部分第7段的规定提交安理会的全面报告,将包含令人鼓舞的内容,表明全国对话已实际开始,以使国际社会能够继续支持布隆迪。

最后,我们也希望将能确保联合国人员和国际救济组织成员的安全与保护,以便确保对布隆迪的人道主义援助继续进行下去。

维比索诺先生(印度尼西亚)(以英语发言):首先,我国代表团谨向目前摆在安理会面前有关布隆迪危急局势的决议草案的起草人表示赞赏。该草案是按照秘书长1995年12月29日的来信(S/1995/1068)中的建议提交的,我们认为,布隆迪如要逃脱卢旺达遭遇的悲惨和恐怖的命运,这份草案是既及时又恰当的。

我国代表团必须借此机会向朱利叶斯·尼雷尔先生表示赞赏,他按照阿里亚斯模式向安理会全体成员通报了他对布隆迪局势的见解和评估。

安理会从它获得的各种报告中充分了解到布隆迪目前日趋恶化的安全局势,其特征是暴力的顽固存在和违反人权情况加剧,这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并使国际人道主义援助中止。曾发生一些不幸事件,包括破坏经济资产和基础设施,印度尼西亚代表团不得不表示对此深感关切。

鉴于这些如此具有破坏力和惊人的事态发展,我国代表团完全赞同有关迫切需要缓和局势的观点。我们同意秘书长的见解,即不这样做将不仅在布隆迪,而且在整个大湖地区,使局势更加动荡。因此,我国代表团赞成早日通过决议草案,以便避免卢旺达悲剧事件的重复,防止爆发大规模的种族暴力。

在重申我国代表团对《政府公约》的充分支持的同时,我也可以说我们充分支持和同意向布隆迪各派和领导人发出的呼吁,要求他们采取一切必要步骤通过真诚的对话解决他们的分歧,并放弃暴力和野蛮的观念。我们认为,布隆迪各方和所有领导人之间就此进行的对话极其重要,应当迅急进行。在此方面,秘书长和其它方面为促进和推动进行这种全面对话的值得赞扬的努力应当得到我们坚定和明确的支持。

在这样说之后,我国代表团还是要对有关限制旅行的执行部分第8段的(a)分段简单讲几句。我们一向坚信,选择性的制裁不是解决布隆迪之类的冲突的适当措施。尽管现时某些个人的行为可被认为加剧了紧张局势和冲突,但存在着实际的可能性,在将来某个时候,他们能够为实现政治解决发挥重要作用;因此,过早实施制裁只会使犯下这种行为的人更加敌对,导致他们给和平和全国和解设置障碍。

最后,尽管我们注意到《政府公约》正受越来越多的攻击,我国代表团谨重申,执行《公约》的条款是促进政治对话与全国辩论的良好基础,以作为促成全国和解的手段,这一和解积极谋求布隆迪政治的各阶层建设性地进行参与。因为,归根结底,在布隆迪实现和平与全国和解的责任在于布隆迪人民和领导人本身。

有鉴于此,我国代表团将对现在摆在安理会面前的决议草案投赞成票。

秦华孙先生(中国):自一九九三年十年以来,布隆迪政局一直动荡不安,安全和人道主义状况不断恶化,难民与日俱增。这不仅不利于布隆迪的经济复苏和重建,而且还威胁着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中国政府对此十分关注。

为了尽早解决布隆迪问题,国际社会尤其是联合国和有关地区组织作出了不懈努力。秘书长及其特别代表亲临布琼布拉,做有关各方工作。安理会先后派遣了两个调查团,为我们全面了解布隆迪局势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非统组织也为之斡旋和调解,进行了一系列政治和外交努力。非统组织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在去年举行的第三十一届常会上,还专门研究了布隆迪问题,并决定采取一系列措施。坦桑尼亚前总统尼雷尔也应邀前往布隆迪,作为调解人,进行斡旋努力,以寻求布隆迪问题的政治解决。我们对这些努力深表赞赏和支持。

尽管国际社会作出了种种努力,但大湖地区局势依然不稳,布隆迪难民仍在不断涌向邻国。因此,国际社会包括联合国有责任继续竭尽全国帮助布隆迪各方开展广泛的对话,建立相互信任,实现民族和解。安理会即将通过的决议草案,既表明国际社会对布隆迪局势的关切,也是寻求布隆迪实现稳定的国际努力的组成部分。我们希望这一决议草案的通过能真正推动布隆迪各方进行对话,消除仇恨和分歧,为民族和解打下基础。因此,我们将对面前的决议草案投赞成票。

中国政府和人民一直十分关注布隆迪局势的发展,对布隆迪人民遭受的苦难深为同情。我们积极参与了联合国关于解决布隆迪问题的努力,并通过双向向布隆迪提供了力所能及的物资援助。我们认为,布隆迪问题的最终解决必须依靠布隆迪人民自己。因此,我们敦促布隆迪各方从国家和民族利益出发,尽早开展基础广泛的对

话,切实执行安理会的有关决议,为早日实现民族和解创造条件。我们也希望秘书长在提出有关建议时能广泛听取意见,包括布隆迪政府的意见。我们欢迎布隆迪邻国和地区组织继续努力,帮助布隆迪人民尽早实现民族和解,为实现该地区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

马丁内斯·布兰科先生(洪都拉斯)(以西班牙语发言):自1993年10月政变以来,布隆迪局势一直在不断恶化。危机的中心方面仍然是胡图图西部族之间的相互不信任。人们普遍担心这种不信任和极端分子的行径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内战,除非该国迅速有建立在广泛基础上的政治对话以促进民族和解、民主、安全和法律,和除非找到办法来制止长期泛滥的不进行惩处的作法。

这种政治对话应使所有准备会谈的各部门都参加:政治党派,不论得到或未得到承认、武装部队、文职社会和教会。尽管应由布隆迪人解决其国家的问题,我们认为国际社会的承诺和参与对于建立和解总框架是至关重要的。与此相应的是,我们应承认非洲统一组织、欧洲联盟和调解人员正在进行的努力。

在布隆迪,有好几个问题必须得到解决。第一,必须结束不进行惩处。这是造成不断违反人权的主要因素之一,因此我们认为迫切需要加强司法制度。第二,必须加强安全和国内治安;被授权维持秩序和国内安全的各个当局的职责必须明确划分,并使当局在人权领域受训以便使该国能存在更好的谅解和容忍的气氛。此外,必须停止引起暴力和种族仇恨以及加强紧张局势的所有活动,并且必须严格监测媒界的作用。如果我们要防止卢旺达的悲剧在布隆迪发生,国际社会就必须对建立旨在加强信任和促进接受布隆迪人民种族构成的机制作出贡献。为结束这个危机所作的一切努力都应受到国际社会的全力支持,并应伴之以必要的资源以实现布隆迪的民族和解、重建和经济复兴。我们尤其必须承认布隆迪的和平与稳定也是整个大湖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我国代表团同安理会成员一样,对布隆迪局势不断恶化感到关切,并重申我们必须不遗余力来促进该国的对话和和解。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对给予在该国工作的国

际人道主义救援人员的待遇感到遗憾。如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绪方贞子夫人所报告,对于解决布隆迪人和难民的需求来说,不断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是至关重要的,他们两年多来一直受到该地区动乱的影响。不能设想会有这样的时刻:由于同负责人道主义活动人员安全有关的原因,这些活动不得不暂停,从而造成一种真正的紧急局势。因此,我国代表团同意派技术特派团到布隆迪去研究目前为联合国人员所作的安排和设施的改进。我们敦促布隆迪当局和安全部队同这个技术特派团合作。

最后,我国代表团要呼吁应对布隆迪局势恶化负责的所有那些人如我们即将通过的决议草案所述,本着建设性的精神参加广泛的政治对话;我们将对决议草案投赞成票。

朴先生(大韩民国)(以英语发言):不幸的是,种种迹象表明布隆迪正朝着极为危险的局势走去。局势的严重性现在已由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绪方贞子夫人和美国奥尔布赖特大使的第一手估计所证实。的确,布隆迪人民和领导的自治能力正在受到考验。

布隆迪最近的事态发展是国际社会严重关切的问题。我们谴责应对暴力负责的那些人,并大力敦促布隆迪所有有关方面停止暴力行径。

我们特别赞扬实地的国际人道主义人员履行其任务时的献身精神和承诺。我们也承认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在极端困难条件下为维持军事观察员和加强它在布隆迪特派团文职部分所作的努力。必须承认,非统组织在实地的军事驻留对于到目前为止在布隆迪阻止更广泛的悲剧发生作出了重大贡献。

正如我们熟知,布隆迪的这一凄厉局势是布隆迪领导人自己造成的,因此布隆迪领导人,尤其是挑起暴力的那些极端主义分子,最终应对后果负责。

然而,由于局势紧迫,危机的进一步恶化可能对人类造成后果以及整个大湖区的稳定可能受到深远影响,国际社会不能袖手旁观。国际社会在道义上有责任帮助布隆迪人民和领导人恢复该国的和平与稳定。这就是为什么我国政府相信现在是安全

理事会采取行动的时候了。

在这方面,安全理事会应该按照秘书长在他的《和平纲领》中提出的预防性外交努力实现三个广泛的目标。

第一是表明国际社会不容忍局势进一步恶化的坚定决心,并向在布隆迪鼓动暴力的人发出明确的警告,让他们知道低估国际社会决心可能产生的后果。在这方面,我们赞同迫切需要制定应急计划。

第二,安理会应确保在实地的国际人道主义人员的安全,以使救助努力能不受阻碍地继续进行。秘书长及时采取行动,向布隆迪派出安全问题技术特派团,以审查改进现有安全安排的方法,我们对此表示欢迎。我们期待特派团将取得积极成果。我们还强调联合国与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建议的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军事观察员之间进行密切合作的重要性。应该向布隆迪当局发出严厉的信息,说明他们对在该国活动的国际人员的安全负有责任。

第三,安理会还应从长期的角度来处理危机的根本原因,促进布隆迪所有政治力量之间的对话和民族和解。我们欢迎和鼓励非统组织、欧洲联盟和去年11月在开罗举行的大湖区国家元首会议所任命的调解人作出的努力。我们赞扬秘书长及其工作人员为此目的正在作出的努力,并鼓励他们与非统组织密切合作,扩大在该区域和次区域进行的努力。

在这方面,必须铭记,国际社会采取的主动行动不能取代布隆迪领导人本身为实现真正民族和解作出的努力。国际社会所能做的只是鼓励和促进对话。从这些努力中是否能达成可持久的妥协办法最终取决于有关各方是否有缔造和平及相互之间达成协议的政治意愿。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强调布隆迪国内有关各方进行对话和实现民族和解是至关重要的以及它们迫切需要这样做。

鉴于我国政府的上述观点已充分反映在我们面前的这项决议草案中,我国代表团将对决议草案投赞成票。

弗洛索维兹斯先生(波兰)(以英语发言): 波兰代表团极为关切地注视着布隆迪

当前的局势。整个国际社会都深感关切。我们似乎都赞同这一点,即布隆迪的国内事态现在就必须改善,否则要防止进一步恶化和最终失控可能就会为时太晚。

令人十分沮丧的是,一年前安全理事会派往布隆迪的特派团所说的话至今仍然适用,令人遗憾的是,出现了一些新的消极因素。政治争夺使大多数人民仍在遭受苦难,这令人痛心。使人不能理解的是,在布隆迪境内对援助团体的暴力增加了。这些暴力行为主要影响到最易受害的人--儿童和妇女。这些行为阻碍了进一步采取人道主义的主动行动,这确实是非常不幸的。

请让我借此机会向那些不惜代价、不顾危险向遭受苦难的和精疲力竭的布隆迪人民提供救助的人们致敬。但我们能期待他们付出多少呢?

我国代表团非常感谢秘书长亲自参与此事,并努力寻找解决布隆迪危机的办法。我们感谢秘书长提供了情况,并感谢他向安理会提出倡议。我们完全支持秘书长向布隆迪派出安全问题技术特派团,以审查以何种方式改进联合国人员和房舍的安全安排以及向人道主义行动提供保护的安全安排。

我们对秘书长的努力将促进全面的政治对话寄予很大希望。尼雷尔总统强调了对话的重要性,其价值无可估量。他的话我们记忆犹新,但我们面临的基本问题是:我们还有多少时间。时间越来越少,我们不应该让国际社会逐渐失去决心。归根结底,这关系到几百万人的生命。

看到该区域各国进行合作,令我们感到鼓舞,这些国家十分关心在布隆迪实现和平以及整个区域的稳定。有许多例子表明非洲国家之间进行着决定性的、全体一致的和有效的合作。因此,我们对以这样的方式谋求解决办法寄予很大希望,在这方面我们对欧洲联盟决定向该区域指派一名特使表示欢迎。无论如何,在布隆迪施加政治影响的人必须认识到合作是解决办法--布隆迪政治集团之间的合作以及与极力要给予帮助的国际社会的合作。

最后,请让我申明,波兰完全支持正在审议的决议草案。

洛佩斯·达罗莎先生(几内亚比绍)(以法语发言): 我们谨对秘书长、非洲统一

组织(非统组织)、欧洲联盟和所有为谋求布隆迪和平作出贡献的人进行的努力表示满意。

这个兄弟国家的局势令我国极为关切,我国一向维护以和平方式实现民族和解的原则。

几内亚比绍再次对1994年9月10日的《政府公约》表示欢迎,它是布隆迪民族和解的机制构架,我们还支持按照《政府公约》规定建立的政府机构以及在开罗举行的大湖区国家元首会议,这次会议的最后决定对非洲这个区域的难民和流离失所者的处境具有最重要的影响。

我们必须认识到,尽管布隆迪的民族和解进程缓慢,但是在努力使布隆迪所有人民和睦相处以及在大湖区、特别是在这个兄弟的国家实现和平与持久稳定方面已取得了一些进展。

我们再次表示支持秘书长以及其他实体努力推动全面的政治对话以促进布隆迪的民族和解、民主、安全和法治。

在这方面,我们再次呼吁有关各方不要采取可能破坏民族和解进程的任何行动,并毫不延误地以积极和建设性精神进行对话。

我们谨强调,我们十分重视向布隆迪境内的难民和流离失所者继续提供人道主义援助。鉴于这个原因,我们认为,没有安全保障,联合国各机构和各非政府组织就不能够执行它们在该国的人道主义援助任务。

在这方面,难民事务专员打算建立一种长期机制,以便就布隆迪政府、联合国和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安全措施问题进行磋商,对此我们表示欢迎。

基于这一立场,几内亚比绍将投票赞成摆在安理会面前的决议草案。我们希望,它将给我们兄弟国家的民族和解进程所面临的僵局带来一线希望。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把文件S/1996/56中所载的决议草案付诸表决。

进行了举手表决。

赞成: 博茨瓦纳、智利、中国、埃及、法国、德国、几内亚比绍、洪都拉斯、印度

尼西亚、意大利、波兰、大韩民国、俄罗斯联邦、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

主席(以英语发言): 有15票赞成。决议草案获得一致通过,成为第1040(1996)号决议。

我现在请希望在表决后发言的安理会成员发言。

奥尔布赖特夫人(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 今天,安全理事会向全体布隆迪人民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息: 暴力必须停止。

在我亲自代表克林顿总统带到布隆迪致布隆迪总统斯尔韦斯特·恩蒂班吞干亚的信中,美国总统呼吁所有布隆迪人摒弃极端主义,和平解决他们的分歧。美国不会支持也不承认任何以武力夺取政权的布隆迪政府,也不向它们提供任何援助。实际上,美国将领导孤立这样一个政权的努力。

布隆迪不断升级的暴力使图西族少数和胡图族多数相对立,导致出现了大规模侵犯人权行为。屠杀的风暴每星期夺走数百名平民的生命,图西族控制的军事及其附属部队将许多胡图人赶出首都布琼布拉。胡图族人在农村发动的一场暴乱正进行反击,把图西平民和军队作为目标。根据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特别报告员所说的情况,一场郁积的内战正在布隆迪日益扩散,导致了一种日益明显的种族灭绝倾向。

在布隆迪,援助人员为他们的生命而担忧。必须加强人道主义救援人员的安全,否则他们将不得不离开该国。美国呼吁布隆迪政府保障援助人员的安全。

美国痛惜布隆迪持续不断的不稳定和暴力现象。美国与其他捐助国一道正寻找办法来缓解该国的紧张状况。美国敦促布隆迪领导人孤立极端主义分子,谋求持久的和平。防止国家落入深渊最终取决于布隆迪人民。布隆迪人有责任确保布隆迪不至全国灭亡。

艾特尔先生(德国)(以英语发言): 德国极为关注布隆迪的局势。我们有理由担心局势可能急剧升级。因此,我们感到满意的是,安全理事会在刚才通过的决议中向那些在该国煽动种族暴力的人发出了一个明确和强烈的信息。在这方面,德国完全

赞成意大利早些时候代表欧洲联盟所作的发言。

作为稳定局势的第一步,布隆迪的各政治派别将必须进行全面的对话。不应将政治阶层的任何重要分子排除在外,以避免危害这一进程。我国政府认为,这一对话应该为建立法治、和平、安全与民主奠定基础。

与此同时,所有各派需要立即停止所有暴力行为。国际社会不会容忍局势的任何进一步恶化。

德国完全支持秘书长、非洲统一组织、欧洲联盟和各调停者为创造在布隆迪进行政治对话所需的条件而采取的主动行动。我们将尽我们所能支持它们与布隆迪各政治派别进行的协商。

那些继续在布隆迪煽动种族暴力或拒绝进行全面对话的人必定将面临国际社会的制裁。在这方面,我们支持呼吁有关各方在查出和摧毁在布隆迪煽动仇恨和暴力行为的无线电台方面进行合作。

秘书长需要在1996年2月20日之前就推动进行全面对话和采取预防性行动的努力提交报告。为了防止局势进一步恶化,采取这些行动是必要的。我国政府随时准备考虑秘书长将提出的建议,并在必要时考虑按照《联合国宪章》采取措施。

什库尔科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 俄国对最近布隆迪出现的极其令人震惊的局势深感关切。来自该国的消息表明,布隆迪日益陷入血腥暴力和混乱的泥潭;这可能导致一场全面的内战,给布隆迪人民和整个区域带来各种破坏性后果。

俄罗斯联邦认为,布隆迪出现的悲惨局势要求国际社会立即制定一套商定的措施,制止暴力的进一步升级,使布隆迪冲突各方恢复广泛的政治对话,以实现稳定与民族和解。我们认为极其重要的是,在实施这些措施的时候,非洲国家和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的维持和平机制应该在联合国的适当支持下发挥权威性作用。

俄国代表团对安全理事会刚才一致通过的第1040(1996)号决议投了赞成票,因为我们认为,该决议向布隆迪所有各方发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即国际社会不可能对该国的极端主义势力袖手旁观。它们通过其不负责任的行动将人民推向全国灭

亡的道路。决议严厉警告各种极端主义分子,如果他们继续阻碍布隆迪的对话与和平进程,安全理事会将不得不实施有选择的预防性强制措施。我们认为,这一警告将足以应付目前的局势。

我们紧急呼吁布隆迪冲突所有各方从理智出发,立即停止暴力行为,坐在谈判桌旁,以迅速实现以共同接受的办法解决冲突,从而推动恢复持久和平、稳定与发展。国际社会将准备在这项努力中提供必要的援助与支持。

拉德苏先生(法国)(以法语发言): 法国对布隆迪的局势深感关切。《政府公约》的缔结为谅解奠定了基础,它本应使得能够缓和紧张局势,恢复民主制度。我国政府曾赞扬这一进展,仍认为《政府公约》是布隆迪政治与体制平衡的基石。

我国代表团投票赞成的这项决议证明了安全理事会对布隆迪局势的关心和关切。我们不能对我们每天获悉的暴力行为和极端主义分子采取的破坏民主制度和暴行无动于衷: 我们必须作出反应。

法国鼓励进行对话,呼吁所有布隆迪人放弃暴力,与秘书长的特别代表和担任对话调解者的任何人进行合作。如果非洲的政治家--他们的智慧是无可争辩的--能够同意这一角色,那么我们将感到非常高兴。我们还要赞扬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所作的努力和非洲统一组织文职和军事观察员在实地采取的出色行动。最后,欧洲联盟还进行了密集的外交努力,并正计划任命一名大湖区特使。

对话是解决危机符合逻辑的道路,安理会虽然鼓励对话,但也愿意考虑采取可能防止局势恶化的任何措施。向难民和流离失所者运送人道主义援助是一项优先,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确保给予这种援助尽可能最妥善的保护。因此,我们感兴趣地期待着秘书长迅速派往现场的安全问题技术特派团得出的结论。

我们还感谢秘书长优先采取一切可能的预防性外交措施。在这方面安理会要求考虑新的措施并不妨害他将作出的决定,更不妨害我国参加一项可能的行动。最后,如果安理会表示愿意考虑对继续诉诸暴力者采取限制性措施,则必须表明,我们的作用不是要惩罚布隆迪,相反,我们所关心的是帮助布隆迪克服它目前经历的严重危

机。

今后几个星期对于布隆迪十分重要，必须利用国际社会目前支持实现的所有和平与对话的机会，以便使该国得以恢复民主秩序和法治。

最后，我们必须再次强调，布隆迪目前遭受的危机是大湖区域所面临更广泛困难的一部分。因此，我们仍然认为，有必要在不久将来召开一次大湖区域和平、安全与稳定问题会议，以便解决该区域的全盘问题。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以联合王国代表身分发言。

导致这项决议的布隆迪各种事件引起了英国政府的严重关切。正如该决议表明的那样，只有通过全面政治对话支持《政府公约》各项原则，才能持久和一劳永逸地解决布隆迪局势问题。我们要对布隆迪政府坚持《政府公约》各项原则的努力再次肯定支持，该公约确定了布隆迪各方共同努力促进该国稳定和法治的框架。

我们认为，国际社会已正确地将其努力集中在促进这种对话和旨在避免布隆迪局势进一步恶化的预防性行动上。我们大力地支持秘书长，并通过他支持布隆迪特别代表法吉先生和被大湖区域国家元首开罗会议任命为调解人的前总统尼雷尔。我们还欢迎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及其驻布隆迪观察员所发挥的作用。这些本区域人士应该在处理该问题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我们特别向给躲避暴力逃亡者提供庇护的邻国政府致敬。

自从1993年的悲惨事件以来，一种不安全和恐怖的气氛一直笼罩着布隆迪，那些使用不民主手段破坏政府体制的人使这种气氛长期存在。安理会通过这项决议就是发出一个明确信息，即它谴责那些要为在布隆迪每天杀人和犯下其他暴行负责的人。特别可恶的是，这种暴行系针对那些最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人——即布隆迪的难民和流离失所者——并针对那些设法确保持续运送人道主义救济的人。这种行动必须予以制止。我们欢迎向布隆迪派遣安全问题技术特派团，以审查改善安全安排的方法，以便使人道主义行动得以继续进行。

这个决议明确表明，安理会随时准备采取措施对付那些设法以暴力破坏布隆迪

前途者。向他们发出的信息十分明确。各国特别是布隆迪邻国现在可以通过防止图谋在布隆迪煽起暴力的主义团体在其境内活动而助一臂之力。对所谓的“仇恨电台”播音站就尤为如此。

决议还明确表示,国际社会正加紧努力避免布隆迪局势进一步恶化。在这方面,我们决不能对暴力可能进一步恶化毫无准备。如果该国内外的领导人不参加和不支持目前为布隆迪实现民族和解和持久稳定正在作出的各项努力,则可能有必要采取进一步预防性措施。因此,我们完全支持要求秘书长在酌情同非洲统一组织和有关会员国磋商后考虑采取进一步预防性步骤,并酌情制订应急计划。我们认为,原则上不排除任何选择。

我恢复行使安理会主席的职能。

没有别的发言者了。安理会就此结束目前阶段对其议程项目的审议。

下午5时35分散会